

惜抱軒集

惜抱軒文後集目錄

第一卷

說一首 序二十六首

第二卷

跋尾題辭十七首

第三卷

書七首

第四卷

壽序八首

第五卷

傳十首 贊三首

第六卷

碑文二首 墓表十一首

第七卷

墓誌銘十五首

第八卷

墓誌銘十三首

第九卷

墓誌銘十二首

第十卷

記十二首 祭文一首

惜抱軒文後集一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為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為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為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為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為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為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煩曰同者蓋在岱宗為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為巡狩所至其山徒為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行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為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為嶽嶽有定名而前

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既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為東嶽霍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註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不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為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界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為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為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王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啟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發源為朱子故里而胡王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啟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啟蒙之旨及其子雙

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啟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為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溪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為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為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顧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驚也遂為序之

尚書辨偽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真偽而不明言偽者為何吾意其殆即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所論古文為偽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偽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謂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偽古文專

在考證其言良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偽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
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真有識矣竊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
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
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為安國撰而不
知其亦偽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
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
禮為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先王之世既遠民
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
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為不宜
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
之事古聖賢皆為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况又有遭事有疑而
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檣杙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斷論其得失凡為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為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彙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彙而卒就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為之序彙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彙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今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游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為余言泰安鼂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鼂君山居過索其書讀之其

攷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令泰安右汶水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厯盡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厯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為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於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為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為之不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為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即仕為縣長令而首為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以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為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書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甯後屢

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真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繫示余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為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為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特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

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採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撫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為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為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聖朝統治百餘年更謹而民樂俗朴

而道文夫文學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馴風氣登長才傑於為政之事似賒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

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為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雖畚揭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為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為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為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之為利則必使之為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竊既讀終其編因書為序

方氏文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為婚媾二三百 years 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國朝英賢繼踵及鼎生晚不得與

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褚堂先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共舟輿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也先生沒後其仲子汝葵與彙為僚壻不幸早喪繼又知其季子令休寓學博冶青及冶青之子象三為羣紀之交又三世矣治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謂之支譜持以示彙而命之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廷獻公交善為名其堂曰翕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錫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寶冠以序令彙又及治青書成獲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矣是為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為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洸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駟至梁裴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南之裴後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中為何房也其名曰武德上書高宗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青于村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

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遠思邁思邁思邁五人皆武德廿一世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邁思邁思邁自老裴村遷綠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邁之元孫玠字 五世孫鈐字 鈐字 念譜之未修又閱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乃更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之南渡同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祖之從晉元也令裴氏之居綠野者敦行好禮多驚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鵲起其將有繼松駒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 等蒐輯放失考論譜牒甚勤忘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序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遼寧三藩擁兵居北邊捍禦外侮以強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然而篡弑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續溪程長史貞白先生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世之變真可謂通人名論矣然則當燕師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傳也長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絕至嘉靖時其從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備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

乃有二篇昔董生對策因漢武帝重問故有三篇明高皇試士豈亦有重問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誤收之乎明初事遠而遭禍之家紀述無從事難審定自其理也夫靖難之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噓流涕長史之意與正學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為世重況其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剋敝令其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為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聞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亡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胷臆所蓄履行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偽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胷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婉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呼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為轉運使俯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即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

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為論訂於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令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令收之未備故姑為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為一代布衣詩人之絕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英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為詩歌不為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鼐始末相知乾隆之末鼐至江寧適君以事嘗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甚快嘉慶三年鼐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期鼐且遊虞山至其家一晤也而鼐自杭入蘇州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不樂逾五年而君沒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家而遂不見君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既為封疆重臣著功業於當世而君謝歸山澤抗志追古為文章遨遊吳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甫六十而沒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為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姑以令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年將自芟削定為一集然則令誦君詩所

其數為萬詞麗句不可及者或又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為訂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羣老僊昏瞽但見其雋麗動心眩目未敢為刪訂然則寬存之以待後世論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為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桐城姚鼐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為半舫齋詩追步白蘇為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家學所為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意韻南芷自少至老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為詩不輟其性情趨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南芷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鼐為同年生至乾隆四十年自滋陽引歸奉養亦與鼐之歸休同時也然鼐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年遽喪有子味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長洲王楊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齊林工楷書書以付工為鵠本甚善嗟乎事有相待而彰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沒無賢子為繼或雖有繼而裒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令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日月邇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嗣先啓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僊乃僅獲見之歎息以為幸因泚筆述

為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歛曹宮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

高宗純皇帝授位正卿兼持國計謦

畫得失為四海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歛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兩事為國家慮令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幸先沒不獲為朝之壽俊以卒盡其所能為則令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見公之生平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為貴夫詩書所載之文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而有餘書曰辭尚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某謏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為善公歿後公子詹事抄集其文十二卷以公遺意寄鼎俾為之序因具論其意如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老死為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邈如輕霞薄雲俊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